

修訂「傳媒代表」定義 撥亂反正



四個多月前，大眾在電視機上看到一名只有13歲的青年，穿着「黃背心」及拿着一部「單反相機」，自稱是代表某中學的校報，到達警方已封鎖的肇事現場進行「採訪」，要求採訪警方執法情況。讀者都與筆者同樣想法，

為何中學生不顧及自身安全，隻身跑到危險地方進行採訪，是不是該問學校的校長要求這名「學校記者」採訪情況；還是他以「採訪」為名，協助「手足」逃跑為實，參與縱暴派發起的「人人做記者」行動？

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

以上「中學生記者」個案，只是冰山一角。事實上，過往的示威衝突中，筆者都會發現不同類型的「記者」，有男扮女的、有坐輪椅的、有中學生的、有勇武的，總知大家想到的「角色」都會出現。這班「記者」往往由示威者「喬裝」而成，當未有衝突時，他們化身成為示威者，到處破壞社會設施、堵塞道路。當警察執法時，示威者即時「變身」成為記者，用另一個「身份」，去阻撓警方執法。有電視台曾拍到一位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物品後，施施然地着回黃色反光衣，變成記者，阻擋警方的推進。

「假記者」妨礙專業採訪

由去年6月開始，在記協和偽民主派政客的最終縱容下，「培養」了一批「假記者」，直接影響專業記者的正常採訪工作，激化了記者和執法者的矛盾，破壞記者的專業形象和傳媒的公信力。最令人弔詭的是，每次警方執法的時候，往往有大批「黃衣人」（包括記者和「救護員」）站在示威者的前排，成為警察與「黑衣人」中間的「緩衝」，他們不是受到任何一方的委派，衝上前線擔當調停工作。這班「黃衣人」往往就是協助「黑衣人」成功逃離警方的追捕。

古語有云：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。記者被賦予的權利和使命，就是以不偏不倚的角度，以中立

手法去報道事實的全部，令到讀者知道整件事的始末後，再自行分析事件的對與錯。然而，今時今日的記者，已經開始變了質，將讀者的判斷權剝奪出來，由記者先下了判定，再給讀者閱讀。

扭曲事實抹黑警察

最諷刺的是，這批「黃衣人」背負另外一個「使命」，就是用他們的「武器」（「單反相機」），再配合經常出現的「危機演員」，一唱一和，按照既定的「劇本」，激化雙方的矛盾，從而可以捕捉警察在執法時的錯失，大做文章，將示威者放上「道德高地」，描寫他們是「高牆下的雞蛋」，被

當權者迫害！相反，利用他們手上的筆，將警察肆意「妖魔化」，要摧毀警察的正義形象！他們的做法，將新聞界的道德操守統統拋諸腦後，將事件的是非完全扭曲，白色已經變成黑色，對已經變成錯，違反社會的道德倫理。

筆者認為，警方今次毅然修訂《警察通例》下「傳媒代表」的定義，目的就是將傳播媒體內的害群之馬掃走。筆者認同香港新聞工作聯會的說法，這班所謂的「記者」就是將整個傳媒的專業形象完全破壞，對媒體的聲譽造成了永不磨滅的危害。警方的撥亂反正，去蕪存菁，就是重新建立記者專業形象的第一步。

檢視文化體育場地資源 完善管理加快發展步伐

霍啟剛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 香港藝術發展局成員

香港的文化及體育場地設施長期不足，無法滿足各個專業藝術團體及市民的需要，文化藝術團體難以租用康文署轄下表演場地，2016至2017年度被拒率達8成，而部分康體場地一直低於規劃標準，當中羽毛球場及籃球場數目較標準低超過三成（2019.4.17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：《香港的社區及精英體育》），可見場地短缺問題嚴重。

場地不足，嚴重窒礙了藝團的發展，康文署轄下場地有限，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，即使能申請到場地使用，也不過是短短幾天，藝團的發展需要反覆排練和試驗，才能在藝術路上精益求精。邀請外地的藝術團體來港表演，尋找排練場地更非易事。就以去年1月開幕，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為例，業界朋友普遍批評場租過高，中小型戲班無法負擔，令人失望。

香港的藝團需要更多的文化演出場地毋庸置疑，坊間就這個議題有許多討論。有建議

放寬工業大廈的用途作演出，可惜由於涉及到工廈的潛在安全隱患，政府多次表示難以放寬；藝發局在前年推出「學校與藝團伙伴計劃」，鼓勵本地學校於非上課時間開放校舍和設施予本地藝團租用，但計劃推出兩年多以來配對的數量有限，需要進一步加強推廣；此外，有藝團將目光轉向粵港澳大灣區，大灣區內每個城市都有不少設備完善的演出場館，例如深圳歌劇院、珠海大劇院等，是本地藝團擴展觀眾市場的好機遇，但如何對接場地和藝團之間的需求，在交流之外為藝團尋到合作機會、擴展市場，還需政府之間的溝通協調，以超前的眼光打破地域的限制。

文藝場地需不斷開拓

文化藝術場地需要不斷開拓，體育基礎設施政府也需要持續完善軟硬件。現時正在動工興建、預計2023年落成的啟德體育

園是香港近數十年最重要的投資，除了為本地團體和市民提供更多場地外，亦有助香港舉辦更多亞洲及國際盛事。不過，申辦盛事需時，政府及管理公司應把握時間，提早與國際機構洽談大型盛事主辦事宜，在體育園投入使用後可以即時舉辦盛事，避免出現「空窗期」。

香港四面環海惟在市區難找到水上活動，水上設施備受體育界關注，香港水上運動議會在過去十年來一直倡議增建多個水上活動中心，其中一個選址東啟德。期望政府加快步伐，盡快落實東啟德及其他水上活動中心的建設，讓更多市民可以享受多元化的運動樂趣。

要推動香港的文體發展，充足及合適的場地配套必不可少，政府應全面整合現有及在建的場地資源，確保場地用得其所，才能夠發揮最大作用。



「勇武派」為何要置民主黨於死地？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民主黨的去留民調正式展開，共有15名反對派議員表示會跟隨民調結果決定去留，但其實，如果民調結果再次顯示多數反對派支持者要求他們退出立會，其他反對派議員都很難留下來。毫不誇張地說，這個民調不單關係民主黨的去留，更關係傳統反對派政黨存亡。

所以，民主黨也不敢怠慢，一方面為民調設下了高門檻，必須有過半數他們的支持者要求他們離開，才符合「總辭」條件，至於其他人的意見將不予理會，另一方面，民主黨也不惜卑躬屈膝地討好「勇武派」，林卓廷承諾留在議會將全力阻止引用《特權法》查反修例風波「黑金」；胡志偉說將會打好「議會戰線」，全力拖延施政，連失蹤了一段時間的涂謹中，近日也出來借「12瞞逃」抽水，裝出一副聲嘶力竭為「手足」的樣子，目的也不過是向「勇武派」獻媚示好，期望他們高抬貴手，讓他們可以留在議會。

本來，民主黨已經全面投誠，要抗爭就抗爭，要「攞炒」就「攞炒」，堂堂反對派大黨自甘作「勇武派」附庸，但這樣的表現仍然未能令「勇武派」滿意，日前80多名「勇武派」、「攞炒派」區議員聯署去信反對派議員，要求他們必須杯葛議會，並列出3大理據，包括「延任議會」屬違憲議會、未獲市民授權、留守作為有限等。這3個所

謂理據當然不值一提，人大決定立法會議員留任，何來違憲？反對派議員都是經過選舉進入議會，已經獲得市民授權，既然任期未完何來未獲授權？至於有用無用，請問「勇武派」「黑暴」一年多來害了無數青年，毀了這麼多家庭，又發揮了什麼作用？

「勇武派」要求杯葛議會固然無理，但他們故意在民調進行前發出這樣一個聯署，目的顯然就是要送民主黨一程，通過聯署呼籲其支持者以及反對派支持者在民調上表態反對留任，將一眾反對派議員趕離議會。民主黨百般示好，換來的卻是響亮巴掌，這說明民主黨當對方是「手足」，但「手足」不過視民主黨為寇讎，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。

傳統反對派視敵為友

其實，傳統反對派與「勇武派」不論在立場、路線、光譜等都有明顯區別以至對立，在議席利益上更是不可調和，「勇武派」一直對傳統反對派不信任甚至抱有嚴重敵意，在反修例風波期間，「勇武派」提出的所謂「不分化、不割席、不篤灰」口號，根本就是針對專門「分化割席篤灰」的民主黨而來，只是為了集中「黑暴」力量，才以所謂「齊上齊落」與民主黨暫時「和解」，這不過是權宜之計。但民主黨卻以為自己的表現已得到「勇武手足」認可，以為可以吸收他

們的票源，這完全是一廂情願，錯判形勢。

反對派的政治光譜就是這麼大，餅就是這麼大一個，民主黨所得，就是「勇武派」所失。然而，「勇武派」經過修例風波後，在反對派內聲勢一時無兩，他們下一步就要成為反對派的主流力量，繼而將整個反對派路線牢牢掌控。「勇武派」要在反對派內一派獨大，就必須將民主黨、公民黨等傳統反對派政黨打垮打殘，大幅削弱他們的議席，讓「勇武派」中人取而代之。他們不可能再為民主黨抬轎，也不會再讓路，他們要的是「改朝換代」而不是「齊上齊落」。在之前的「初選」上，「勇武派」有心算無意，成功將多名傳統反對派政客拉下馬，正反映他們的野心，幸好立選因疫情延期，變相令民主黨等「執返身軀」。

現在他們不斷向民主黨施壓，迫他們辭職，放棄手上的議席和新津，辭退大批議員助理，目的就是要借力殺人，打擊民主黨實力。而且，不論民主黨最終留還是不留，都將成為最大輸家，如果留任，未來一年必遭到「勇武派」群起攻之，就如當年「人民力量」狙擊民主黨一樣，對傳統反對派進行「黨格謀殺」；如果不留任，不單失去議席資源，而且同樣會被「勇武派」指責是為勢所迫，並非真心，照樣狙擊。最終民主黨等傳統反對派不單失了議席，更輸光政治本錢，這就是與虎謀皮，視敵為友的下場。

香港重新出發必先強化行政主導

陸文英

近日有關香港政制結構是「三權分立」還是「行政主導」之辯，並非簡單的概念或文字表達方式之爭。反對派屢借這個話題，別有用心地在社會混淆視聽，製造惑亂，以圖藉此為他們篡奪香港管治權的罪惡目的編造輿論根據。因此，正本清源，以基本法和香港政制現實真相，嚴正予以駁斥反擊，實乃意義深遠。

事實上，輕「三權分立」重「行政主導」，行政權力在政制結構中地位上升，漸成當今世界政壇的主流。香港回歸23年，特區政府管治施政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，亦充分證明，只有強化和堅持「行政主導」，經濟民生才能發展進步，社會才能繁榮安定，「一國兩制」才能行穩致遠。

反對派借制衡之名製造亂象禍港

香港的「行政主導」是「一國兩制」下開歷史先河的新創舉，它比港英總督專制具有更

多的民主因素民主內涵。比如，立法會有過半的民選議員，他們可以就香港重大政策發表不同意見，甚至向特首討價還價，分享政治權力。但是反對派議員並沒有珍惜和用好這一權利，反利用這一點在立法會公開與行政抗衡對立，極力壓制阻礙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權，致令政府施政處處受立法層面的制約，行政長官遠未能成強勢的領導，行政主導陷於虛弱，憲制設想與政治現實出現嚴重脫節。

反對派假借權力制衡之名製造的亂象表現得尤為突出。這些自封民意代表的反對派議員，屢屢在議事大廳叫罵撒賴，不惜犧牲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搞「攞炒」。他們對香港的破壞與損害可謂觸目驚心、罄竹難書，港人為之累積的怨恨不滿已到了沸點！

重新確立加強行政力量刻不容緩

香港議員質素的提高，直接關係到香港特區參政、議政、施政的質素。因此，撥亂反

正，重新理順立法、司法和行政的關係，在一些具體做法上，適當進行必要的調整，強化鄧小平「愛國人士為主體」的原則，通過多種措施整改立法、司法系統，努力營造一種正常、健康、良性的互動合作關係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回歸以來，行政一直無法真正實現主導。而立法、司法機關卻頻頻越權，立法司法干涉行政日趨嚴重，尤其近年，藉「司法獨立」行「司法獨大」之實現象愈演愈烈。

如今香港政制現實就是：一方面基本法規定了「行政主導」；另一方面立法會反對派力量隨着直選席位的增加而不斷增強，司法超然於「行政主導」事件層出不窮，港府施政面臨更大的挑戰。為了應對社會形勢與政治局面的變化，在中央支持和港府領導下，重新確立和加強行政力量，使之回到基本法規定的「行政主導」正軌上來，事實上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。

持續抗疫振興經濟兩手一起抓

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

在當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，香港作為人口流動性高的國際城市自然深受其害。但讓人欣慰的是，香港背靠祖國，享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，包括人力物力、市場經濟以及政策優惠等等。可以說是，香港的未來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，香港的衰落或者崛起，同樣在於是否能夠抓住國家整體發展的勢頭與機遇，在於是否能夠擺正心態，自覺作為其中一分子，依靠投入到國家發展中來，在抗疫工作上如此，在經濟發展上也如此。

當前香港歷時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剛結束，逾178萬名市民投以信心投入普檢。特區政府為該計劃承擔約5.3億元財務開支，並直接及間接為香港找到42名確診者，反映計劃的實施及投入非常成功，符合成本效益。同時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，香港建設社區治療設施及臨時醫院的工作也在全速進行，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反彈。現階段香港抗疫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，感謝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及支援隊隊員的犧牲奉獻。但要在抗疫之戰上取得最終的勝利仍需要打長時間的持久戰。上星期香港仍未能做到不明源頭個案連續歸零，零星再出現幾宗不明源頭個案。在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發現本社區仍有不少隱形個案的情況下，部分染疫者仍未找到，致使疫情不能斷尾。而無源頭個案一日未清，代表疫情反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，需要繼續打持久戰。

旅遊相關行業受創嚴重

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為香港經濟帶來巨大衝擊，政府數據顯示今年6月至8月份本港失業率為6.1%；同期就業不足率就由3.5%升至3.8%，為「沙士」後高位，就業不足人數急增約1.3萬人，反映打工人士「留職卻被迫放無薪假」的情況普遍，變相成為零收入人士。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、運輸業和教育業的就業不足情況明顯惡化；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（即零售、住宿及膳食服務業）因受疫情打擊失業率高企，就業不足率也居高不下。在此惡劣環境下，政府的扶貧工作力度需要相應提升。

但現階段特區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的，是針對新冠疫情對於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及打工人士的衝擊，進一步推出針對性較強的短期措施。例如針對在疫情期間失業以及被迫停工的人士提供津貼，保證這些人士在短期內經濟狀況上得到適當的援助；同時政府可以與中小企業合作，提供短期職位，尤其是因應疫情而衍生的職位需要等等。另外香港作為境內外資金流動往來的門戶通道，香港與內地的人員與資金流動是關鍵，政府盡快推出健康碼是重要工作之一。總而言之，抗疫之戰及振興經濟是香港各界需要同時着手的兩方面，兩手一起抓，兩手都要硬。當前香港政府積極尋求中央的支持，能夠在這兩方面獲得充分資源及政策幫助。港人應充滿信心，團結一致聚焦到穩定防疫工作與經濟發展當中來，必能衝出疫情細網，再創經濟發展新紀元。

林暉 時事評論員

香港一些高校的學生會，近年成為攪炒派反中亂港的主力部隊，諸如港大、中大的學生會，長期高舉所謂「民主自由」大旗，聲稱「反強權、反暴政」。不過原來最大的強權、暴政就是他們自己！近日就傳出一名香港城市大學的內地生被人在廁所內潑水，還被罵「大陸婆」的惡性事件。

上月，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成員朱卓楠及陳穎亨辭任評議會，原因是不滿評議會豪擲18.8萬港元給「毒果日報」刊登頭版廣告，內容是抹黑香港國安法，發表煽暴宣言。在有人發聲不滿學生會給「黃媒」輸血的同時，網上也有人反問：究竟學生會為何有如斯財力呢？大家可能會以為，肯定是有不少被洗腦的「黃學生」主動進貢。殊不知，原來在香港讀大學，「進貢」學生會是強迫的，根本不容你選擇。

現時學生入讀港大和中大兩所大學，都會在交學費的時候，細細收取學生會會費，雖然只是一兩百元，問題是你一成為大學學生，你就會在毫無諮詢，毫不知情底下，必然成為學生會會員！可能你會認為，我根本不知道學生會會章寫什麼，更不知道學生會的政治立場，有何福利，就要給錢？是的！無論你是否喜歡或認同，你都被迫要做學生會會員！

不僅如此，入會之後還沒有退會機制！香港有哪個社團或者政黨是不讓人退出的呢？恐怕只有大學學生會！

這究竟是學生會還是黑社會？答案是黑社會哪裏夠學生會惡？黑社會尚且要用各種手段威逼利誘你就範去交錢，你還可以報警去反抗，但學生會卻是先斬後奏強迫收費，而且沒有人可以為你出頭讓你免遭強迫，大學管理層、警方、教育局都管不了他們。

其實這些年已經有不少學生努力嘗試，如何可以不交學生會會費？這竟然是一個難題！？有學生先是聯絡校方，校方答覆說無法幫學生取消這部分收費，除非自己聯絡學生會。但問學生會無異於與虎謀皮，因為學生會會直接告訴你：退學就可以不用交。

極盡諷刺，這些口口聲聲講人權、講自由的學生會，本身卻是踐踏人權、剝奪自由的惡魔。學生會強迫所有學生「進貢」之後，還可以拿這些經費去做各種政治活動，包括在「毒果日報」登頭版廣告，宣揚極端政治主張，事前完全不用做公眾諮詢，這是什麼民主？既然學生交學費時就要細細交學生會費，完全可以說學生會費已經成為學費的一部分，但反過來學校管理當局卻說學生會是獨立組織，校方也管不了。既然管不了學生會，校方為何幫學生會收錢？

各位大學學子，請先向你們的學生會爭取民主、自由吧！